

牛 仔

一苇

老师,我一直在等你。
老师,你还是那样子的。
老师,先看看我的公司不?
一直跟我叽叽喳喳的是牛仔,我曾经的学生,在一线城市打拼十年,已经在城市扎根,有了两家快递分公司。

那一年,通过选招考试,我成了一名偏远学校的英语老师。教学伊始,他就走进了我的视线。脸是一幅永远没洗干净的样子,眼睛里总是带着无所谓的神情,不时扯扯一边的嘴角,右手永远戴一只黑手套。有女生悄悄告诉我,“老师,这个是我们学校有名的牛仔,最是无事生非的家伙,你要小心点哦。”老师们也跟我说,“这娃犟起来像头牛,外号牛仔,就当 he 空气好了。”

我心里笑,我可是个女汉子。
例行的课前问候,我要开始我的英语教学了。打开粉笔盒,一只大大的青蛙跳上了我的脸,全班惊呼,“一只大青蛙!”我看到了角落里那双贼亮亮的眼睛。我啪地敲了一下讲桌,“我们就从一只大青蛙学起!”“A big frog!”也许是觉得好玩,孩子们居然很快记住了这三个单词,接下来的字母教学也很顺利。

作业交上来了,唯独少了牛仔的。我在班上咆哮,作业不写要手干嘛,剥掉算了!他扯了扯嘴角,仍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,举起右手,其实是戴着手套的右手无所谓地擦了擦鼻子。

脱了手套!
不!
再说一遍!脱了手套!
再说一遍!不!
眨眼间,手套到了我的手上。他的右手的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只有半截!
瞬间,他像一只受伤的小兽,所有的护甲和爪子碎落一地。

父亲在工地受工伤亡故,母亲受刺激溺水而亡,星星坠落,间歇性神经病的爷爷与他相依为命。清醒的时候,他是爷爷的心头肉,犯病的时候,举刀剃下了他的三根手指。

疼痛在我的心头山呼海啸,愧疚像烈风切割我的脸颊。

我惊惶地把他拉过来,抱在自己的怀里,发现他在哭,在不出声地流泪。十二岁的少年那么矮,才高到我的腋下。我摩挲着他乱糟糟的头发,一边不停地说:“哎呀,对不起,哎呀,对不起……”太阳真大呀,照在我们身上,却是一片苍凉。

他不再戴手套了,左手写的英语作业看起来有些别扭,但是总能按时上交。其他老师笑,牛仔像变了一个人呢,居然开始写作业了。

快期中考试了,平行班的老师们都铆足了劲。我准备了一堆奖品,一些精致的铅笔盒,漂亮的围脖,厚实的笔记本,还有一顶精致的牛仔草帽。我说,进步最快的同学可以最先选择。还给孩子们读了一首诗:我是浪迹天涯的歌者/既不敢超凡也不敢脱俗/匆匆行旅间抬起头/总能望见你温柔的目光/当我们第一次彼此注视/你的微笑便照亮了我的忧伤/从此我记住了你的名字/记住了 就不再敢忘。周所同的这首《小草帽》温暖熨帖,孩子们的眼睛亮闪闪的。也许,谁都想有一顶自己的小草帽吧?

课下,闲逛的人群里没了他;课上,他偶尔还会睡觉,无所谓的神情却少了。我经过他身边的时候,还会问我某个单词怎么读。

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,我把那顶草帽戴在他的头上,不大不小,刚刚好。他羞红了脸,取下草帽抱在胸口。怎么不戴了?舍不得。在美国,曾经有一群西部牛仔,他们热情无畏,沉着冷静,最能吃苦耐劳,你能么?没有回答,只有使劲地点头。

初三毕业,未能考上重点高中,茫茫楼群之间,他加入了物流大军。别人在这里讨生活,他在这里找到了人生的支点。

他办公室的墙上,挂着那顶牛仔草帽,颜色已经旧了,却没有一丝灰尘。

中秋之夜出发

何诚斌

到北京的绿皮火车每天只有一趟,黄昏时从安庆出发,行程20个小时,车厢、甚至卫生间都挤满了乘客,时刻不停地释放着混杂难闻的气味,梦魇一般的场景,令人窒息。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,才能驱动一颗沉重的灵魂,远离故土。

好多年,我选择中秋节之夜出发,因为平时车票特别难买,并且不堪车上的嘈杂环境,而中秋节之夜,因“团圆”的观念,人们多半在家里和亲人一起,出行的人少了许多。我的选择,出于无奈,所以就更加感到在节日气氛中与亲人离别,何其“黯然销魂”。

火车开了半个小时后,经过我家的所在地月山镇,这时天色已经灰暗。妻子带着女儿,在靠近铁轨的地方,等候火车开来;然后,目送火车离去。我的目光一直朝着窗外,看秋色在大地幻变,渐渐朦胧,突然模糊,月亮缓缓升

起。我知道妻子和女儿站在什么地方,却再不敢向窗外看了……后来,妻子多次提起,看到火车像一间间亮着灯的房子往前移动,经过对面的山岗时,她心里非常难过……

中秋节之夜,驶往北京的火车,车厢内很安静,弥漫着一种忧郁的气息,从乘客的表情、神态和偶尔几个乘客说话的语气上,我分明感受到中秋节之夜的“征途”上,人们流露的心情不那么好。我即使买的是硬坐车票,也能找到一排空位躺下来睡觉。人稀,感觉到丝丝凉意,甚至有些冷了,伴着孤独感的冷。

有一次,我这个车厢里坐了许多人,再也找不到可以睡觉的一排空位,感到奇怪,便问列车乘务员:“今天是中秋节,还有这么多人,是怎么回事呀?”乘务员说:“是的,很奇怪,比往年中秋节乘客多。”我发现有个车厢乘客相对少点,于是

回头拿起行李转移过去。乘务员拦住了我,不许我过去,说必须按座位号坐。他的目的,是不愿增加清扫卫生的劳动量。半夜的时候,我实在犯困,拿出一只月饼递给乘务员。他接过月饼,笑了笑说:“中秋节,我似乎没有这个概念。”他又对我说:“你也挺不容易的,中秋节还要离开家人。”我跟他寒暄了一会,然后去了那个乘客相对少的车厢,再没受到阻拦。我后来一直觉得,他的内心还是有中秋节的概念的,而那只月



晒秋 汤青 摄

急水难存

郭华悦

要快,是否就得加速?
还真不见得。有句话是这么说的,急水难存。暴雨过后,有时反而会出现水荒。因为水来得急,去得快。若是暴雨持续时间短,根本就很难存住。一味加速一味急,非但不见得能收到预期的效果,反而容易适得其反。

这就像一个人,想让自己成为另一个人生活的一部分,该急一急,还是缓一缓?

下意识的作法,自然是前者。喜欢了,就得主动;光是主动,还不够,攻势还得够猛烈。硝烟弥漫,炮火连天之中,若是不出意外,对方很快

就会沦陷。于是,一段感情看似皆大欢喜地开始了。

可来得快,去得也快。感情来得太快,还来不及好好打基础,就已经跨级连跳,直接进入了热恋阶段。若是幸运,一帆风顺,倒也罢了。可若是有什么磕磕碰碰,很容易便各走各路,一点留恋都不留下。毕竟,也没什么刻骨铭心的,哪来欲走还留?

加速,能让速度提高,效率却低了。因为快,快到来不及吸收就已经消失。反之,缓一缓,结果可能完全不同。

选择后者,先让自己慢慢进入对方的生活,直至成为对

饼触动了他的“同理心”。

曾经多年,我不愿看中秋的月亮。火车上更不愿看月,好像内心深处有种东西在抵触它。我在意自身的境况:一个没能安居乐业的下岗工人,沦为漂泊的打工者,实在认为传统节日缺乏现实意义。我又害怕这种灰暗的心理,于是以一种行吟诗人的心理替代——江湖上只有远方,所谓梦想就是远方的远。

记得有一次,一个坐在我身边的中年汉子,提出要和我换个位置,他想坐到靠窗的地方。我通过其随身携带的行李判断他是到北京干装潢的农民。我立即站起来,把窗边的座位让给了他。他坐到窗边,然后不时地朝窗外看,看斜斜的天空。我不知道他看到那轮中秋的明月没有。什么时候,我本无意去看月亮,一抬头却看到了月亮,好像它被火车追赶着,它出现在我的眼前至少有一分多钟。它消失了,它又出现了,它再次消失……

月亮——竟然有人惊呼,包含了很多意思,流露出复杂情感。那轮月亮似乎听见了,身影不动了。原来火车到了一个 小站停下,上来了一些乘客。短短的几分钟,睡不着的人,便贴到窗上赏月。尽管有勇气选择中秋节离乡背井,但舍弃不了中秋月所蕴含的那个文化情结。

当我结束北漂生涯,或者不再选择中秋节之夜出发,赏月时听到火车声从远处传来,我的心依然敏感,被往昔的记忆覆盖。中秋之夜,火车绝不会空空荡荡地穿越荒野、村庄和城市。只要有一名乘客,火车所承载的情绪就一定跟平日完全不一样。乘客越少,车轮与铁轨的磨擦声越大。

现今,家乡人到北京,可以坐动车,显然舒服了很多,快了许多。

此时,中秋节之夜的火车仍“哐当、哐当”,在我生命时空里,有节奏地响了一阵。

方的人生中,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这样的浸润,看似速度慢,却能留出充足的时间,慢慢吸收与消化。最后,高效率成就了持续力,结果皆大欢喜。

感情如此,生活亦是。

一个人,对生活,对工作,若一味疾风骤雨,往往只能是三分钟的热情。速度是快了,但什么也消化不了,什么都存不住。最后,只能流于形式。

一个领域的权威,靠的多半不是快,而是缓。放慢速度,却提高了吸收的效率。前半段,是慢龟搏兔;后半段,自己成了兔。后半段的快,靠的是前半段慢中的积累。于是,人生在漫流中积累,在激流中勇进。

快与速度之间,有时缺的就是这么一个“缓”字。